



缉毒警卧底有多危险？

星报记者邀你聆听缉毒警的惊与险

他从一名特警到缉毒警，多次卧底毒贩中间，以智慧与毒贩的诡计周旋。经手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20余名，缴获海洛因、冰毒共70000余克。他忽而是供电部门的修电工、忽而是奔波路上的外卖小哥，缉毒警察陈伟伟总是不断变换着角色，周旋于形形色色的毒贩中。今天，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与毒贩如何斗智斗勇。

□ 记者 王伟伟/文 徐永杰/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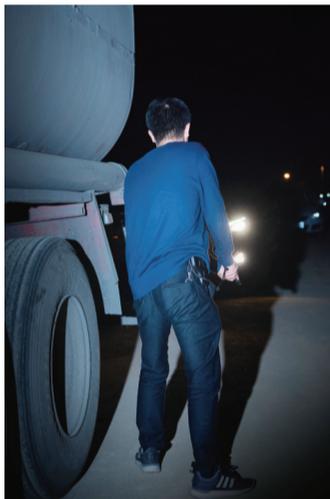
A “如果我都怕，就没人去做了！”

确定毒品犯罪很重要的一点需要人赃俱获，这就意味着必须近距离与他们接触。贩卖超过50克海洛因就可以判死刑，如亡命之徒般的毒贩知道一旦被抓住，可能就是死路一条，所以会拼死反抗。

见到陈伟伟时，他脸上被晒伤的印记依旧明显。原来，他刚从云南办案归来不久，为了摸清毒贩的轨迹、搜集证据，他不分昼夜地在丛林里潜伏、拍摄和记录，半个月下来，他的脚腕、脖子等身体的裸露处被各种蚊虫叮咬而溃烂，脸上也严重晒伤。

陈伟伟之前是一名特警，2015年由特警支队选调到合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二大队担任侦查员。凭着“拼命三郎”式的工作作风，他迅速成长成为一名缉毒破案骨干和能手。

在他看来，毒品不仅危害着人类的健康，造成肝炎、性病、艾滋病等疾病的感染和传播，而且它带来劳动力丧失、家破人亡、犯罪率增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。案件侦查中，他接触的毒贩或吸毒人员感染艾滋病的案例数不胜数。“去年结案的一起贩毒团伙，11名嫌疑人皆为同性恋，且均患有艾滋病。”他说，在侦办这类案件时，很多嫌疑人会把艾滋病当做“护身符”，这就迫使我们灵活应对。“首先一点就是不能畏惧，如果我都怕，就没人去做了，作为一名缉毒警察，必须义无反顾地冲上去，想办法破案。”



抓捕罪犯现场



审讯毒贩



审讯毒贩

B 伪装成“外卖小哥”与毒贩滚地搏斗

与毒贩打交道时，为了靠近他们，陈伟伟经常伪装成不同的身份。供电部门的修电工、奔波在马路上的外卖小哥，又或者迷路的问路人，他总是不断变换着角色，周旋于形形色色的毒贩中。

他依然记得那个暴雨的夏天夜晚，他伪装成外卖小哥与毒贩搏斗在泥地里的场景。那是2016年，他主办的一起公安部督办特大贩卖毒品案，经过三个多月的追踪，陈伟伟摸清了该贩毒团伙的组织架构和人员身份信息。

见时机成熟，警方决定实施抓捕。陈伟伟记得当晚正逢暴雨，时值夏日，大家的着装都较为单薄。抓捕地点在合肥一城中村内，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已携带好毒品在巷内等待接头人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陈伟伟将自己化装成“外卖小哥”，先独自驾驶摩托车进入毒品交易中心位置，假装问路靠近嫌疑人，就在嫌疑人愣住的一刹那，陈伟伟突然飞身扑倒嫌疑人，紧紧将其抱住，等待巷外的两名后援民警。嫌疑人被抱住后拼命挣脱，两人滚成一团，在泥地里搏斗起来。听闻动静后，巷外的两名后援民警立即赶来，将嫌疑人制服。

抓捕行动结束后，同事发现陈伟伟满身泥污，手臂、小腿有多处伤口。当问及他当时怎么不害怕，陈伟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，“顾不上那么多，早就等着这一刻了。”

C 在毒贩斜对面租房 守半个月搜出新毒窝

毒贩一般藏匿在城中村内，会租两处房屋，一处用于躲避警方侦查的住所，一处用于放置毒品。只有挨得越近，你才能知道毒品所在的位置，并且人赃俱获。

曾为了找出毒贩的藏毒地点，陈伟伟和另外一名同事租住在毒贩住处的二楼斜对面，每天不间断地蹲守，看到对面有任何动静就拿起相机拍摄锁定证据。陈伟伟回忆，当时盯梢的是一对毒贩夫妻，还带着一个孩子。男子白天打零工，女子在家带小孩联系毒品销路。每天早上他5点左右到达，然后和同事拿着望远镜轮番守着窗户，观察对面毒贩的一举一动。

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的蹲守，将近半个月的时间，终于有了可用的信息。陈伟伟记得，那天早上5点左右，他像往常一样到达租房处，此时同事还没来，他坐在对着窗户的盯梢位置，拿着带来的包子开始咬了两口。突然，对面毒贩住所的门开了，与以往不同，这次男毒贩出门向右拐进了城中村更深处。“怎么没像往常一样向左拐出村买早点？”陈伟伟意识到有蹊跷，立即扔下手中的包子，拿起相机追踪着男毒贩的身影。

只见男毒贩一路左顾右盼来到一间小门处，拿出钥匙将门打开，进去大约5分钟后，男毒贩快速出来将门锁上。此时，陈伟伟觉得此处新地点极有可能就是这对毒贩夫妻藏匿毒品的地方。

果不其然，警方事后收网发现，在这处新地点内，该毒贩夫妻在房间床板内侧藏匿1000余克毒品。在大量证据面前，两名毒贩很快承认自己贩卖毒品的事实。

D 深入四川、云南制毒贩毒一线 斩断多条运毒通道

两年来，陈伟伟主办侦破公安部、公安厅级案件9起，经手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20余名，缴获毒品海洛因50000余克、冰毒20000余克，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、个人三等功2次、个人嘉奖3次。从事缉毒工作后，他足迹遍布祖国10个省、市，其中最长的1次连续出差40多天。

陈伟伟因办理毒品案件多次去四川、云南等地。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，活跃在“金三角”地区的毒品王国便在祖国西南的中缅边境开辟出了一条贩毒通道，向内地输送毒品，四川等地逐渐成为毒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，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犯罪问题。陈伟伟说，他经常因移送嫌疑人、追踪案件嫌疑人到四川去侦查。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，需要克服交通和语言关。“来到这里，基本上上午去当地公安局查阅资料，下午去当地毒贩可能藏身处蹲点守候，待上十天半月都很正常，一定要等到案件有进展才行。”

2018年5月，陈伟伟主办的另一起特大贩卖毒品案中，因侦查需要，他在云南中缅边境工作近40天。为了摸清毒贩的活动轨迹、搜集证据，他不分昼夜地在边境的丛林里潜伏、观察、拍摄、记录，白天强忍着烈日的照射、面部被紫外线严重灼伤，夜晚克服蚊虫的叮咬，常常是一天下来，脚腕、脖子等身体的裸露处，都因蚊虫反复叮咬而溃烂，连续15天，他都潜伏在那片丛林中。

在他的坚持下，该案终于有了进展。2018年8月，该案在合肥告破，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，现场缴获毒品海洛因上万克。斩断一条缅甸经云南、四川至合肥的犯罪通道，彻底摧毁该犯罪团伙。



和女儿在一起的温馨时光